



## 帶著一顆完全沒有偽裝會跳的心回家

黎光華

母親的容顏 蒼老帶慈祥  
溫暖的雙手 憶起兒時的過往  
禁錮歲月太漫長 斑白了頭髮  
是誰在窗前 淚看著 盼望著  
三百六十五夜的淚水 獨自傷  
縫補親情的心願 何時償？  
過了河的卒 歸不去的路  
胸口刺的印記 背上烙的疤  
三十五載的漂泊 道盡了滄桑  
想回頭的背影 在無奈嘆息聲中 被拉長

冰冷的呼號取代我的身份，盯著自己的名字，我開始回憶它、質疑它、譴責它對家人的背棄。

在踐行著欠債還刑期當中，充滿注視和限制，孤單單一人面對冰冷的鐵窗仍將孤獨唏噓，寄託於英雄氣概，心中直覺此乃江湖中人的必經之路，縱偶然不設防亦隨即被堅強的外表所遮掩，但終究還是會形單影隻，我不願意讓自己的懦弱乍現，更是無法對人傾訴我內心的甘苦，強顏歡笑一層層堆加了深沉的痛，我開始徬徨，開始頹廢，如飄落在水中的枯葉，放任自己隨波逐流。

直到某次母親前來獄中辦理面對面懇親時，紅著眼泛著淚，兩唇一張一闔的勸勉我說：「孩子，拜託你，能不能別這樣消極？」接續對我說了一則證嚴法師曾經舉例過，極為感人真人真事的故事：

有位七十四歲的老年人，每天一早上就起床打掃住家附近周遭的環境，數年如一日，除了強風暴雨的日子，否則未曾停歇，每

個人看到他都非常歡喜。有一天幾個年輕人就問他說：「老伯，您今年幾歲呀？」他說：「我今年四歲。」那幾年輕人以爲自己聽錯了，便再詢問他一次，但他還是答說四歲，那年輕人只好問他：「您今年是七十四歲？還是八十四歲呢？」他說：「論年紀我已是七十四歲數，但真正決心做好人，我只有四歲。」那些問他的年輕人說：「這是怎麼說呀？」他說：「我七十歲以前，迷迷糊糊過人生，也做過很多荒唐違背良心的壞事，不識道理、不辨是非，社會多一個我，其實沒有多大必要，但自我頓悟、從容行道後，至今四年，我才明白爲人群服務奉獻，光靠嘴說不做沒有用，現在才真實感覺自己真正在做人，所以我才說，自己只有四歲。」

母親語畢，我深感汗顏愣住原地，不能動彈，彷彿靜止般無處可躲藏，緊鎖在框架裡的自己被罪惡感圍困。那天晚上趁著同房受刑人睡著時，我偷偷的在棉被裡啜泣，並且感嘆著「家人何其無辜呀！竟要我牽累



。」我在有形的牆內煎熬，家人卻在無形的牆外掙扎，縱使我們形體分開，但家人的心依然與我同在。因此，爲了彌補我內心裡의 虧欠和愧疚，我每天早晚虔敬合掌，跪地三拜，讀寫經文，迴向予所有冤親債主，數年如一日，未曾改變。

如今赤裸裸的直視這悔恨的過去塵囂，我渺小的什麼也無法改變，甚至無法掙扎。但至少現在我選擇坦然面對一切，因爲人生無法抗拒前進，我不要被困頓吞噬，其實這恐怖的地獄還留有一扇窗，我從窗戶找到自己未來的位置。透氣的窗襲來微弱的風絮，疲累加困頓的身心被自然洗禮，已充滿磅礴的生機，煥然一新的自己堅強許多，儘管這龐大的世界不爲我所動，或許我仍固執著一些執著，但望向未來的道路，發現原來的崎嶇蜿蜒，已被挫折一個個填平，迂迴不再，是條筆直的船道啊！這不是我的終點，卻是未來起飛的末梢，乘著風，會飛得更加優美，從此一躍，就此飛翔更貼近天堂，那是生命最終的位置。

很久以前有位天使對我無怨無悔付出她的愛，而那份愛就像那露珠一樣，明明在我的眼前，我卻一直不懂得珍惜，如今才後悔莫及。這世界上若有不變的真理，那肯定就是這份愛了。要是上天能給我的人生，有再一次從頭來過的機會，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去守護這份愛。並且大聲告訴那位天使—媽，我愛您！對不起，這四年多來孩兒都好想您，我現在終於能帶著一顆完全沒有偽裝會跳的心回家找您，與您團聚了…我很期盼這一天能早點到來啊！